

奔赴

食品科学技术学院 龚婧

百年舟行水 一脉薪火传

——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

商学院 徐晶

伫立橘子洲头，江风拂面，滔滔湘水奔涌向北，岁岁不息。望着这片苍茫的江水和两岸的万家灯火，毛泽东同志“独立寒秋，湘江北去，橘子洲头”的词句骤然映入我心间。

1925年的深秋，一个三十二岁的年轻人也曾于此驻足。霜天万里，层林尽染，山河壮美如画，而他眼底收尽这斑斓秋色时，心中翻涌的却是“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”的叩问。那时的中国正沉陷于漫漫长夜，亿万苍生如梦中行客，他独自站在时代的渡口，前路浓雾锁江，身后是沉默的大地。

我望着北去的江水，忽然想，当年他立于此处时，可想起四年前南方的那片柔波？1921年的夏天，嘉兴南湖碧波如绸，那时的他正值二十八岁，与另外十二位代表在狭小游船内压低声音，畅谈理想，擘画前路，商议着一场足以改天换地、拯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事业。细雨密雨坠入湖面，漾开圈圈涟漪，点点水纹荡向远方，恰似一粒粒革命火种，深深埋进贫瘠困顿的华夏土壤。

此后百年，流水便成了最长情的见证者。它看过握拳的拳头，听过低语的誓言，映过无数个不眠窗内长明的灯火；它流经战火与废墟，也流经重建的砖瓦与盛产的稻穗；它听过激昂的呐喊，也见证了沉默的耕耘。一百零五载岁月奔涌向前，滔滔流水一路穿行，承载着奔走、呼喊、建设与创造。它还会继续向前，流向更远的日子，流向尚未落笔的明天。

南烛火灼灼，映照着一众青年滚烫

的初心，正如同这流水。至柔，亦至刚；似静，却不息。它从南湖启程，汇入长江黄河，最终化作这片土地最深沉、最持久的脉搏。一百零五年过去了，那艘红船仍在时间的河流上稳稳前行，船舱里的灯火，穿透历史烟云，依旧明亮如初。

一旦烛火能走多远？没人丈量过，可一旦落进时代的荒原，便有了燎原的胆量。它曾落在井冈山竹木间，连成赤色长龙，刺破沉沉黑夜，落在长征路上的草鞋里，磨穿皑皑雪山，在泥沼中踏出通往黎明的窄径；落在延安的窑洞里，燃起温暖的灯光，成为这一代人最寻常的底色。这些细微的，几乎不被察觉的变化，像水渗入泥土一样，一点一滴渗进了普通人的一生。

今年元宵，我在村口遇见儿时的玩伴晓艳，她初三那年辍学外出打工，此后再无消息，如今她回来了，眉眼间褪去了当年的怯意，说起辗转漂泊的岁月，始终语气淡然，偶然之间，她做起线上直播，将紫菜、海产干货等乡土特产销往各地。晓艳跟我说，从前总以为人生的路早已被人划定，闯荡多年才懂得，普通人也能亲手为自己踩出一条新路，她不曾数过一路吃过的苦，只是笑着感慨，时代浪潮滚滚向前，她终于挣脱了小山村的边界，看见了更辽阔的世界。

我忽然想起，早年间，有人曾在黑板上郑重地教人写下一个字——“人”。一撇一捺，是互相支撑的意思。做一个人，要顶天立地，也要懂得扶别人一把。彼时的中国山河破碎，满目疮痍，无数普通人困于命运与时代，难寻前路，难觅微光。百年岁月流转，当年黑板上那个唤醒人心的“人”字，早

已化作代代中国人的前行轨迹。它是土改时分分到农民手中的地契，是人民大会堂里万众同心的举手，是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献出生命的1889多名同志的赤诚与坚守。

一撇一捺，互相支撑。一个人立身成事是如此，一个民族生生不息也是如此，走过一百零五载风雨征程的中国共产党，更是如此。

夕阳西下，湘江碎金万点。我独自站在橘子洲头，身边是如织的游人，他们的笑声被江风送出很远。我想象着，如果时间可以折叠，1925年的他和2026年的我，在同一片洲头相遇，他会问我什么？我想，他心中牵挂的，仍是当年苦苦探寻的前路；国家是否已然富强？中华民族可否完成复兴？亿万普通百姓能否收获幸福？

我可以回答他，你走过的每一条路，都通向了我今天站立的地方。你点燃的每一束火，都温暖了今天的人间。你问“谁主沉浮”，现在，是人民，是每一个在星光下赶路的人，是一代代接过使命、薪火相继的接力者。

“曾记否，到中流击水，浪遏飞舟？”记得。一百年后，我们仍在击水，仍在争流。只是这一程，江面宽了，风也更急了。有人在高处垒塔，有人在暗处翻浪，但船头那盏灯始终亮着，一代代风华正茂的青年立于舟侧，灯下的人不说话，只把舵握得很紧，告诉我们，桨要划在自己手里，岸要看得准，滩涂要自己开。于是我们没偏航，没停泊，只是把每一次入水，都划得更深、更实。

江流不絕，击水不止。而前方，必定自有回响。

祖父的故事里，总有一支队伍在跋涉。老人曾是军人，晚年最爱说起红军过草地的事。他说，那支队伍没有GPS，没有对讲机，靠一双脚板，一捧干粮，走完了两万五千里。那时的我还不懂什么是信仰，只觉得那些不肯倒下的身影，有一种让人想要追随的庄严。许多年后我才明白，祖父讲述的，是一条需要一代代人用自己的脚步去重新丈量之路。

我第一次奔赴，是2019年，手里握着大学录取通知书，我却踏上了开往军营的列车。新兵在第一次三公里，我跑了倒数第一，一蹲在路边吐得昏天黑地。叠被时叠不出棱角，熄灯后偷偷偷哭。可号声一响，还是会像弹簧一样跃起。如今想来，那些咬牙撑过的日夜，何尝不是我的长征——没有枪林弹雨，却有意志的较量；没有雪山草地，却有青春的隘口需要翻越。

后来分到话务站，心底一直有落差：没有冲锋，没有冲锋，只有无穷无尽的背号码，练五笔。这算什么当兵？答案在一个深夜来临。那次执行任务，我在机房值守近一个月。某个凌晨，困倦如潮时，耳机里骤然响起紧急呼号。身体比意识更快反应，手翻翻飞，线路精准接通。挂断电话，机房寂静，我却听见自己的心跳擂鼓般回响。那一瞬我忽然明白：通信兵是军队的神经，机房就是我的战场，耳机就是我的钢枪。守好这一方机台，就是守住了战场的第一道门。

岗位不同，使命如一。壮烈的不一定是冲锋，更多时候，是在祖国需要你的那一刻，你恰好站在那里。

退伍那天，最后一次敬军礼，肩章摘下时泪水决堤。有人问：“五年，后悔吗？”我摇头。可那一瞬我忽然想起：通信兵是军队的神经，机房就是我的战场，耳机就是我的钢枪。守好这一方机台，就是守住了战场的第一道门。

于是有了第二次奔赴。退伍后，我选择了食品专业，走进实验室。袁隆平院士曾言：“中国人的饭碗，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。”从前在军营，以哨位守护安宁；如今在实验室，以检测仪器守护千家万户的舌尖安全。从国门检测到餐桌防线，这是一条没有硝烟的长征路——没有冲锋号的嘹亮，却有显微镜下的专注；没有战火的淬炼，却有一份份报告背后沉甸甸的责任。

两度奔赴，战场已换，信念未移。一百零五年前，一叶红船从南湖启航；一百零五年后，千帆竞发，而我们的长征，就在每一次奔赴，每一次坚守中。以青春之名，把“守护”二字，写进祖国的山河与灯火，写进这伟大征程中属于我们的一页。

【镜观·毕业典礼】

胸怀丘壑 奔赴青云

四载春秋，我们从初入校园的懵懂，到如今从东奔西走的海阔。回望来时路，那些课堂的求索、田间的实践、操场的欢笑，都化作农人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底气。2026届毕业生必将带着坚韧与热忱，在人生的旷野上步履不停，奔赴下一程繁花。

(记者 郭慧 学生记者 李敏梓)

